

『呉語読本』音声データの作成と公開：資料編(第2冊)：苏州评弹记言记谱

石, 汝杰
九州大学高等教育総合開発研究センター

周, 有光
中国言語学者 | 中国語言學家

張, 以達
中国歌劇舞劇院

<https://hdl.handle.net/2324/8831>

出版情報：2004-03-01. 九州大学高等教育総合開発研究センター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序 言

周有光

汉语方言的说唱艺术非常丰富，是汉文化的瑰宝之一。可是一向缺乏科学的记录，国内国外想要研究的人们难求适用的资料。

过去有的没有记录，有的用汉字记录。字不全、音不准，只能作为口口相传的备忘提示，不是确切的方言记录。方言有许多语词无字可写。近音代替，读音易误。创造新字，写法各异。时日稍久，不免遗忘。有了唱片、录音、录像，情况好多了。可是学习和研究，还得同时依靠精密的书面记录，否则理解难于确切，印象难于深刻。

今天，方言学发达，有国际音标可以把方言的语词和语音精密地记下；又有罗马字母拼音技术，可以按照设计拼写成文，便于打字传看。记录音乐也从旧时的工尺谱和数码谱，发展为无微不表的五线谱；同时可以加上新式的简谱，作为辅助记录。方言曲艺如果写成这样的多重科学记录，就提高了文献资料的价值。传之于国内、传之于国外，即使录音、录像年久模糊，也能保存艺人们的宝贵创作，免于湮没于后世。

我幼年生活在苏州，爱听评弹。吴语活泼玲珑，琵琶幽雅美妙，手弹口唱，一人为之，难能可贵。离开苏州几十年，每次忆起，犹觉余音袅袅，在耳中回响。其他方言曲艺也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多年以来，我一直梦想，用科学方法给评弹记言记谱，先以一盒录音带的资料作为尝试，为方言曲艺的书面记录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最近，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香港大学姚德怀先生，他大为赞成。不久得到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支持，开始了这个“苏州评弹记言记谱”的研究课题。非常幸运，我得到苏州大学吴语专家石汝杰先生和北京中国歌剧舞剧院作曲家张以达先生两位高级专家的欣然合作。利用半年多的业余时间，切磋研求，辛勤工作，一再修改，以期确切，完成了第一盒录音带（朱雪琴“潇湘夜雨”和徐云志、侯莉君“三笑。备弄相会”）的记言记谱。梦想竟然成为事实了！

希腊古代的荷马，由于作品有记录流传下来，现在世界各国都能细细加以研究。我国唐代的李龟年，由于作品没有记录流传下来，今人只能对他的盛名深深叹息。记录的重要由此可知。我们的这个记录尝试，如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将来可以推广到不同方言的不同曲艺，给曲艺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扬，提供方便。

周有光

1988年3月27日，时年八十有三